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二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侍朝

謄録監生臣蔡枝華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二

明 楊士奇等 撰

災祥

宋神宗熙寧元年翰林學士呂公著論淫雨地震疏曰

臣伏見夏秋之交淫雨爲沴迺甲申地震京師天威不遠譴告甚明此誠陛下抑畏修省之時也臣竊考自昔人君每有變異或因恐懼而致福或以簡誣而致敗蓋

古之王者知禍福無不自巳故側身修行以求消復則天之應也敏若影響此所謂恐懼以致福者也至於後世乃以爲天地災眚皆有常數或專修外事或歸過於下則是坐視天災無復自飭此所謂簡誣以致敗者也恭惟陛下以聖德在位將興太平然而災害重仍殆有以警懼陛下臣愚以爲必須歷考庶事正所未正則災可轉而爲福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言至誠之道修於巳則足以感神人也又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君能

感人然後可以動天也蓋人之情僞最爲難知上雖以至誠待下猶恐有不應者是以古之王者臨朝接物莫不以此爲大務故衆多之臣皆思盡誠以應之而不敢挾機以事其君國耳忘家主耳忘身上下如一至誠無間如此而天意弗豫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在易之咸曰君子以虛受人夫衆人之言不一而至當之論難見君子者能不自用而欲合天下之公議猶恐未能盡天下之善也然而論議者固有其言不正而可喜其理似

是而實非者不幸而先入之則後雖有至當之論亦難於必受也是以古之王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語故能慮無遺策而不爲邪説所亂昔顔淵問爲邦孔子曰遠佞人蓋佞人之在君側也先意承旨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必久而愈親賢者之在君側也直言正行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必久而愈疎此孔子所以欲遠之書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言天子者臣下所禀令不常其德則人無所錯手足是以古

之王者思爲可久之德而事不輕發方其令之未出也無所不謹則令之旣出也無所不行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夫以堯舜之聰明其於羣臣之能否必至於三考九載而後黜之者蓋以知人至難而功用復不可遽見若徒以一事之得失一人之毁譽不待乎久不究其他因以定臣之賢不肖而進退之則所處未必盡當所處未當則復有更易更易旣多則人懷苟且之心而世無安治之實矣昔商宗遭鼎雉之異而祖巳訓諸

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夫災變之來固不虛發而天意所指蓋亦難知惟王者能因事修飭以答明戒則精祲之交安有不達然自漢儒以來言災異者始穿鑿經意附會時政人君若聽其所言專備一事脫非災變所為起則得不違天心乎臣是以竊慕祖己之義不敢為漢臣之說伏望陛下省留聖意未行者勉而行之既行者勉而終之則天下幸甚

八年公著提舉太乙宫論彗星疏曰臣伏覩今月十三

日詔書許中外臣寮直言朝政闕失者臣世受國厚恩
陛下蒞政之初首被選擢自外藩召入翰林故在左右
日口陳手奏數進愚忠頗蒙採納今雖散處閑外其於
愛君憂國惓惓之心未嘗敢忘伏見陛下祇畏天戒焦
勞懇惻實天下幸甚臣聞晏子曰天之有彗以除穢也
考之傳記皆爲除舊布新之象皇天動威固不虛發意
者陛下之仁恩德澤猶未布於天下而政令施設所以
厲民者衆乎何其譴告之明也陛下既有恐懼修省之

言必當有除穢布新之實然後可以應天動民消伏變異伏惟陛下留神幸察臣竊觀陛下自即位以來早朝晏罷勵精庶務其規模蓋宏遠矣固將致堯舜三代之治以光太祖之業豈特區區守文之主哉然臨朝願治爲日已久在廷之士益乖戾而不和中立敢言者懼讒而放逐阿諛附勢者引類而升進其外則郡縣煩擾民不安業畎畝愁歎上干和氣攜老挈幼流離道路官倉庫廩所在闕乏又無以廣賑濟至於骨肉相食轉死於

溝壑者多矣上下相蒙左右前後莫敢正言者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者何哉殆任事之臣負陛下之髙志也何以言之邪正賢不肖葢素定也今則不然前日舉之以爲天下之至賢後日逐之以爲天下之極惡前後紛紛玷黷聖慮者葢不一矣其於人才既反覆而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而不審斷可知也陛下獨不察乎況如一二人者方其未進用之前天下固知其姦邪小人也但取其一時附會故極力推進此所以終累

陛下則哲之明者也自昔人君委任而責成者蓋有之矣如齊之桓公是也爲其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也今則不然水旱不時人民困乏則無以分陛下焦勞敵人桀驁疆埸有事則陛下不免於旰食又况加之以天變地震之異乎未見陛下任人之得也古之爲政而初不順於民者亦有之矣鄭之子產是也子產之爲政也一年而輿人誦之曰孰殺子産吾其與之三年又誦之曰子産而死誰其嗣之今陛下垂拱仰成七年于兹矣輿

人之誦亦未異於七年之前也陛下雖處亦及此而終未𢤱然者殆左右之臣蒙蔽陛下使天下之事不得聞也臣伏思陛下自即尊位以來上奉兩宮仁孝篤至下逮諸王累朝貴主無不極於恩禮春秋方富而無聲色之過孝友恭儉發自天性宮中之事人無閒言而德澤獨不被於民者何哉臣聞安危在出令治亂在所任故臯陶戒舜曰在知人在安民願陛下以知人安民為先除穢布新以答天戒則轉災為福不旋踵而應矣臣昨

者朝廷嘗蒙訪逮當時議者謂祖宗制度不可少變朝廷用人必循資級臣固曰不然何則興滯補弊者乃人主之先務任賢使能亦不宜專較歲月但一出於至公當則可爾臣今所言亦非謂今日法令皆不可行也陛下誠能開廣聰明延納正直公聽並盡天下之議事之善者固當存之其未善者則當損之茍為非便不為巳行而憚改言有可取不以異議而見廢如此則不勞陛下神明不驚衆人耳目而庶事條理百姓安定然後可

以足兵食禦外侮矣臣伏自去國六年未嘗有一言仰
達聖聰至於私居接人亦未嘗輕議時政今日所以輒
進愚悃者誠恐陛下不於此時感悟則後日雖欲改爲
非奇謀髙策亦未易爲也
程頤代吕公著應詔疏曰伏覩今月十三日詔勅以彗
出東方許中外臣寮直言朝廷闕失臣自言事得罪久
去朝廷無所補報退就閑冗尚敢區區以言自進者誠
見陛下寅畏天命有恐懼修省之意草萊之人尚思效

其忠懇況臣世荷國恩久忝侍從雖罪釁之餘敢不竭其愚誠以應明詔臣伏觀前史所載彗之為變多矣鮮有無其應者蓋上天之意非徒然也今陛下既有警畏之心當思消弭之道且以今日之變孰為而來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非政之所致歟如曰非政之由則經為誣矣臣復何言詔之所求亦為虛設若以為政之所致則改以順天在陛下而已晏子所謂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傳曰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又曰

所以除舊布新臣願陛下祗若天戒思當除者何事而當新者何道如曰舊政既善無所可除則天爲誣矣臣復何言若以爲當求自新則在陛下思之而已自非大無道之世何嘗不遇災而懼然而能自新者蓋寡大率蔽於所欲惑於所任明不足以自辨也視是而爲非以邪而爲正敗亡至而不寤天亦不能戒也豈其惡存而好亡憎治而喜亂哉亦惑而不能辨爾臣以爲辨之非艱顧不得其道也誠能省已之存心考已之任人察已

之爲政思己之自處然後質之人言何惑之不可辨哉能辨其惑則知所以應天自新之道矣臣請爲陛下辨之所謂省己之存心者人君因億兆以爲尊其撫之治之之道當盡其至誠惻怛之心視之如傷動敢不慎兢兢然惟懼一政之不順於天一事之不合於理如此王者之公心也若乃恃所據之勢肆求欲之心以嚴法令舉條綱爲可喜以富國家强兵甲爲自得鋭於作爲快於自任貪惑至於如此迷錯豈能自知若是者以天下

徇其私欲者也勤身勞力適足以致貪敗夙興夜寐適足以招後悔以是心而致善治者未之聞也願陛下內省於心有近於是者乎茍有之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考己之任人者謂夫王者之取人以天下之公而不以己求其見正而不求其從欲逆心者求諸道巽志者察其非尚孜孜焉懼或失也此王者任人之公也若乃喜同而惡異偏信以害明謂彼所言者吾之所大欲也恱而望之信而惑之至於甚惡而不察慾

欺而不悟推是而往鹿可以爲馬矣願陛下考已之任人有近於是者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方陛下思治之初未有所偏主好惡取舍一以公議天下謂之賢陛下從而賢之者衆矣進之於朝亦多矣及乎既有爲也皆以不合而去之更用後來之人皆昔未嘗以爲賢者也然後議論無違始之所賢者皆愚始之未嘗賢者皆賢此爲天下之公乎己意之私乎自論議無違之後逆耳怫心之言亦罕聞矣夫以居至尊

之位負出世之資而不聞咈逆之言可懼之大者也知人之難雖至明不能無失然至於朝食則爲不世之賢暮隙則有無窮之罪顛錯亦已甚矣在任人之道當改亦明矣所謂察巳之爲政者爲政之道以順民心爲本以厚民生爲本以安而不擾爲本陛下以今日之事方於即位之初民心爲歡悅乎爲愁怨乎民生爲阜足乎爲窮蹙乎政令爲安之乎爲擾之乎億兆之口非不能言也顧恐察之不審爾苟有不察則天之所戒也當改

而自新者也所謂思已之自處者聖人謂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陛下必不以斯言爲妄自古以來何嘗有以危亡爲憂而至危亡者乎惟其自謂治安而危亡卒至者則多矣不識陛下平日自處以天下爲如何聖心所自知也苟有憂危恐懼之心常慮所任者非其人所由者非其道唯恐不聞天下之言如此則聖王保天下之心也上帝其鑒之矣或以爲已安且治所任者當矣所爲者至矣天下之言不足恤矣如此則天

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質之人言者當有其方欲詢之於衆人乎衆人之言可使同也欲訪之下民乎下民之言亦可爲也察之以一人之心而蔽之以衆人之智其可勝乎是不足以辨惑而足以固其蔽爾臣以爲在外一二老臣事先朝數十年久當大任天下共知其非欺妄人也知其非覆敗邦家者也臣願陛下禮而問之宜可信也及天下所謂賢人君子陛下聞之於有爲之前而不在今日利害之間者亦可訪也以是數

者參攷之則所當改者何事所當新者何道固可見矣天下之人一聞詔音莫不鼓舞相慶謂陛下必能上應天心召迎和氣臣以爲唯至誠可以動天在陛下誠意而巳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穀之祥高宗之時有雊雉之異二王以爲懼而修政遂致王道復興皆爲商宗百世之下頌其聖明近世巳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常有之儻人君不由於至誠則天下徒以爲虛語其能感天心弭災變乎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然改爲思商

宗之休實鑑後代之虛飾不獨消復災沴於今日將永
保丕基於無窮天下幸甚

煕寧元年殿中侍御史裏行錢顗上奏曰臣伏以今月
甲申至辛卯京師連日地震者五竊觀人事以考變異
皆陰盛陽微之象也故易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
變之則除消之亦除古之王者或因天地譴告則必責
躬修德祇畏省懼思所以致之之咎務所以改之之理
日新庶政以荅天變故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

上帝聿懷多福此之謂矣臣竊思國家以來災變不一日月薄食星辰陵犯天雨毛雹害稼始則蝗旱作孽終則秋霖爲沴河北諸郡大河決潰地復震裂廬舍摧塌人民壓溺幾以萬數其餘百川涌溢天下被水患者十有五六殊可駭愕雖春秋所記災異未有若此之甚也陛下臨御未久精心萬機以至德深仁愛育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無暇豫之樂然猶嘉氣尚凝陰陽繆盭豈廟堂之燮理有非其人乎天下郡縣刑獄有所寃濫者

乎深宮之中女謁有過盛者乎左右近習有竊弄威權者乎三陲蠻夷兵革有所陰謀者乎中外姦臣有潛懷不順者乎讒人昌而下情有不通者乎土木盛而興不急之役者乎號令數易而賞罰有所不當者乎賦役重困而民心有所愁嘆者乎水災地震二者應驗尤急豈非陰盛陽微之極也伏望陛下深思遠慮以杜未萌陛下無謂堯湯水旱爲天數也日月之食爲三辰之行也彼箕子之陳洪範劉向之傳五行皆非空言也要在應

之以誠感之以德宋景公小國之諸侯爾有不忍移過之言熒惑爲之退舍况陛下之聖明其肯忽之哉臣願陛下詢求至言矯革前弊啓推至誠以應天變何災之不除何福之不至也臣叨居言職不敢緘默

翰林學士鄭獬上奏曰去歳自京師而至于海隅地皆震今歳自京師而北至于朔方又大震迄今不巳城郭陷入地民廬悉摧仆長河决溢灌深冀間兹豈細故哉地震者陰盛而迫於陽其發必有所肇而不爲虚應考

之古而驗于今似可究其涯略漢和帝永元二年郡國十三震說者謂竇太后由房闥而制天下今二宫非竇氏之比則不為宫闈發也建光元年郡國三十五震或地拆裂壞城郭說者謂中常侍江京樊豐擅天子權今内省非江京樊豐之比則不為寺人發也晉元帝太興元年震說者謂王敦擁兵陵上哀帝興寧二年震說者謂桓温跋扈顓朝今大臣非王敦桓温之比則不為執政者發也是數者無所當則殆將有兵禍乎光武時郡

國四十二震而武溪蠻反晉成帝時豫州震而蘇峻亂
近者仁宗時忻代間大震而元昊不庭用此以較之則
非臣而何臣之所憂不在河北而在陝西何者河北雖
被災而南方大稔流離之民相攜而南亦可就穀此惟
煩朝廷戒敕所在務爲存恤不令餓死於草莽則無慮
矣至於陝西則自城綏以來至今兩議不決首尾一年
凡自京師所輸緡錢已費四百萬至於發卒乘器甲轉
芻糧雜出於民者尚不在此數即不知國家以四百萬

綠金而與羌人爭何事耶雖得一綏州而所費如此其利害亦槩可見矣事不早決何止於此則將見國力殫于內民財屈於外怨讟並起姦人搖之其將奈何此不可不深慮也如聞羌人率其螻蟻之衆窺我境上料其裹糧畜牧必未能久駐殆將遁矣然而數出兵而無所攻取者此所以困我彼來則我不可不應兵師既發糧芻既集彼復解而去異時則又來使我犇走為備之不暇此正墮其術內也則朝廷亦宜破其姦謀以靜自守

不爲之動彼無所得而退我無所失而守若是者彼來雖數而我備有餘也夫世之治久而之亂不過百年世之亂久而之治亦不過百年此大勢也本朝自藝祖平定四方已來將百年矣治亂之際正在陛下臣以爲治久之難難於祖宗之時何則自安史之亂至於五代之末四方之强諸侯已沒其立者皆孱子弱孫勢與數俱窮故太祖太宗一起而掃刈之若去菅草然易於力也至于眞宗仁宗之初民已離兵革喜見太平故收功報

成垂拱而天下治亦其易也今陛下非開基之日過巳盛之時萬事浸以衰弊此所以難於爲力而甚於祖宗之時也則豈得不深思遠慮講求所以致治之術乃欲以玩敵國取武功苟有差跌則遂成衰亂之勢可不慎哉如羌人引衆而遁則陛下斷之正論早與通好涵養生靈俾之安處則天災自息雖曰有震揺亦不能以勝我矣

宰相富弼上奏曰臣伏見近歲以來災異頻數天文變

於上地理震於下人情恐懼物論紛紜臣被詔至都復用爲相雖蒙給假治疾未遑朝見而坐於私室如在氷淵況蒙累遣使臣促令陛對驚惶隕越寢食不安然偶於災異之間或聞有說者不近正道臣甚憂之比俟入見日面具開陳又恐差緩蓋救患不可不急施惠不可後時臣夙夜揣摩事無大於此者今遽以狂瞽上瀆晃旒切望聖慈更賜裁擇伏聞陛下自始即位躬親萬機每有凶災憂形玉色孜孜詢訪以求聞失此真得修講

朝政荅謝天譴之道也然臣竊知累有人奏請凡百災變皆繫時數不由人事者不知有之乎若誠有之此乃姦人諂佞之説上惑聖聰臣所謂不近正道者也陛下明睿英哲必不信納又慮姦人口才捷給能以甘辭致陛下或時信之信則卹災救患荅謝天譴之意有時而怠怠則虧陛下之德損陛下之政不為宗社生民之福無甚於此焉臣上所云天變地震此天下皆知之皆見之大可懼者也昔仲尼作春秋不書祥瑞而獨書災異

者蓋欲以警戒人君使恐懼修德以應天地之變不聞以災異歸之於時數也至西漢董仲舒傳仲尼春秋之學對武帝策曰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董仲舒爲西漢羣儒之首所陳災異謂盡由朝政而致豈虚語哉亦不聞以災害怪異歸之於時數也夫上天之變幽眇高邈下民或有不見而不知者若數路地震之異河北特甚則

人皆見之而親被其害不可諱也因而人民流散捨棄墳墓骨肉而適他土去如鳥獸茫茫不知所止饑凍病疾死於道路者不少甚可痛惜也孟子對梁惠王曰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孟子獨得聖人之道為最深而勸梁惠王專尚仁政不可罪歲是亦足以為後世法陛下宜深信而行之可以回災異為嘉祥變禍患為純嘏致宗社生民之福豈有

窮也其姦人虧德損政諂佞不正之語必不可令眩惑於其間也又臣少時讀書頗嘗探尋天人之理竊怪有唐韓愈柳宗元劉禹錫三子談天皆不得其要臣今試陳其梗概夫太極既判遂生兩儀形而上者曰天形而下者曰地天地之間蓋載者曰萬物萬物至衆不出乎動與植而已植物不靈不能有所運用造作惟動物有命比植物爲靈然亦未能爲善惡知喜怒獨夫人又動而有靈者也可以爲善可以爲惡者是人人自爲者也

自爲善自爲惡者皆小焉天地亦隨而應之以禍以福故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曰作善之家必有餘慶作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蓋祥與殃秪及其人與家者也夫所謂可以喜可以怒者非人之喜怒也天下人之喜怒天下人之喜怒實繫乎帝王之所爲而然也帝王所爲之政和則天下人喜人喜則其心亦和和氣既生充于上下天地自然以和氣應之天地氣和則陰陽順百穀成衣食自豐夭横不作故民躋富壽常

悖樂康雖欲使之爲亂而叛去必不可得也若帝王之政不和則天下之人不喜不喜則悲愁怨怒心亦不和不和之氣既生天地自然以不和之氣應之天地之氣不和則陰陽不順百穀不成衣食不豐夭橫並作故民皆窮困離散父母兄弟妻子不能相保其不思爲亂而叛去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喜怒所以能感動天地致禍於國家如此之可必者何也本緣天地萬物通是一氣所生無有纖閒惟是氣之清者爲天氣之濁者爲地清

濁之餘氣散於天地之間是爲萬物萬物之最靈者爲人以此觀之天地萬物同爲一類則最靈之人豈不能以衆喜衆怒之氣感動天地而致福致禍於國家者乎是故先聖以萬物中獨以人配天地謂之三才是知人者與天地本同而末異體均而氣通不可輕視虛用之也爲帝王者宜先以仁政調和人心使之安樂自固而不叛去以爲國家永永之福捨此而望天地順成天下無事決不可得也尚書洪範九疇八曰庶徵謂人君行

肅乂哲謀聖五善道則雨暘燠寒風五氣時而爲其休徵乃百穀用成俊民用章家用平康也人君行狂僭豫急蒙五惡道則雨暘燠寒風五氣常而爲其咎徵乃百穀用不成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夫雨暘燠寒風雖先後説之實則一也然而可以爲休可以爲咎者只繫乎人君爲善爲惡而遂分也洪範者二帝三王所行之常道也後之君人者常信而師尚之不可謂陳迹不信用也信之則爲福不信則爲禍書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

聽自我民聽又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夫天本無心無耳目亦無喜怒愛威作書者假視聽聰明以爲之説故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者是也其實只緣天地人本是一氣善惡動靜必然相應合若符契間不容髮無謂天人形體隔絶至遠便謂兩不相干而不以爲信也氣既相貫氣動則應人有喜怒天應如響亦猶冬至一陽生夏至一陰生其氣眇然人不可得而見惟以葭灰驗之無不刻期以應天下人喜怒之氣

能感動天地之氣亦皆刻期而應也是故治天下者直宜以仁政悅民心和民氣使其氣自通於天地日星山澤又皆有神靈主之則必能黙觀君人者所爲善惡及人之善惡助其自然之氣降福降禍豈不尤速耶豈不尤可懼耶以此益見天地災變不可盡歸之於時數而不修人事以應之然可以歸之時數者故時亦有焉獨堯水湯旱是也夫堯湯之爲君必不使人心有不和之氣以感動天地而致其水旱也蓋堯湯大聖人其佐亦

賢上下協心戮力無一夫不獲無一物失所故其水旱不得已可以歸之於時數也然雖有水旱之災而不闕有重役橫斂勞民驚衆之事亦不闕有流移播散凍餒死亡於道之人惟闕常有九年之蓄民無菜色而天下奉堯湯亦如無水旱之時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人心熙熙和氣不滅乃是雖遭水旱而民不被其害國不受其危也自秦漢以降則不然凡有災變怪異皆由時君世主不能舉直錯枉用賢退不肖復有不能行善道

施仁政悦民心和民氣此其以人事致天地災異必然之理也必不可歸之於時數也災異既作人不能恐懼修省行消復之道坐視蒼生赤子弃墳墓離鄉土父母妻子兄弟奔逃播徙不能相保守往往君自君臣自臣民自民不相爲恤而不加救拯民既如此被其害而不悲愁怨怒以思爲亂者鮮矣民既怨怒思亂而國不危者又鮮矣彼既上下乖戾不能同心協力以致災變害民而危亡其國乃妄欲比堯湯水旱以已之所致災異

歸於時數是欺天欺民之甚也胡可信耶天地者至大至厚至靜不可動搖之物也古今固亦有震動之時隨其所震大小遠近必災患以應之然未嘗聞數路皆震也震且不一有日或十數震者也又不一日而止有至今踰半年尚震而未止者也是豈不爲大災害耶大怪異耶此陛下正當窮究致震之由推至誠行至德思所以厭塞其變以謝天之譴告焉不然則恐董仲舒所謂傷敗乃至者必將不能免也陛下即位未久而天下但

聞聖德勤儉恭孝不聞有過此變非由陛下而致然陛
下若不為祖宗任其事則天地之變誰復可以任之哉
陛下既任其事則固宜兢兢業業夙夜憂勤登用正人
興行正道思與天地合其德而濟之以不懈使天下皆
知陛下恐懼修省視民如傷悅其心和其氣則天地之
氣亦和而應之苟如此何患災異之不息人民之不安
乎其姦人誅身害國罪在殺無赦其所説願陛下絕之
不復留於心術而稍有所感其為宗社之福邦家之慶

必不出乎此也若陛下萬一惑其所說以災異歸於時
數而聖懷坦然不以為懼有司之不職者不加擇政事
之不平者不加治萬民窮困失所者不加卹天下人心
必益愁怨而不喜則陰陽之氣何由而和天地之變何
由而息也大凡姦佞之人阿諛巧詐善移人主之意其
說雖目前可喜而終無益於世其大指巳達者不過欲
持身固禄未達者不過欲希進厚巳而都不以生靈禍
福國家安危為念也是可謂大忍人也大姦邪也夫違

天賊民背公弃理臣故曰罪在殺者也此須陛下詳觀其語熟察其意復以其人前後所爲而參考之則邪正自見必不能逃聖鑒矣臣蒙陛下召作宰相以疾尚未能一對天表而不避忤犯輒敢懇懇如此之切者何哉蓋觀今災變不與常等實恐姦人以脂韋善柔之説移陛下憂勞之志安陛下克責之心而致陛下不專心於救恤卹災以惧陛下至大之事也惟聖慈深賜裁察非臣之幸乃天下之幸宗廟社稷之幸

二年弼又上奏曰臣於今月一日率百寮拜第二表上陛下尊號及請聽樂今日早蒙降第二批答所上尊號不允已斷來章在廷數千人無不相顧稱歎謂古之帝王雖甚盛德者無以過之陛下即位未久萬方歌頌者不可勝道今又作此一事人益悅服苟美利之德相繼不絕自中及外由士大夫以至黔庶轉相告報則何憂乎天地災變不息臣實內極欣忭賀陛下非常之美也然聽樂批答不許而未有斷章指揮臣切慮聖慈未欲

遽拂羣情更容上一二表而止又慮陛下用服除常典不得已且從衆請此臣所以更竭愚管切有所陳也初二日臣與曾公亮已下共聞宣諭以久旱未雨尚欲避殿自責臣退而慚愓無地容身然臣雖萬千其數憂懼以及於死終不若陛下一人内發至誠側身修省則立可以感動上下神祇也昔周成王不知周公之聖天大雷電以風拔木偃禾王悟出郊即時天雨反風歳則大熟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公有三善辭熒惑亦即時退度

更俟陛下恐懼修省常若不及遠離奸佞親近忠良恭
畏上天始終不改即災異可弭而太平可致也此臣所
以爲極喜又甚者也伏願陛下未以今日雨澤爲喜當
以累年災變爲懼兢兢業業日謹一日凡百舉動常爲
義理之所存對接上天近若咫尺祇畏惕厲夙夜無忽
如誕日甘澤之應者自此必常有焉苟異於斯漸生逸
豫則天意人事實未可知蓋修德致雨其速如此萬一
於德有損其災應豈有緩耶惟陛下念之不忘迺天下

之幸也今上表所請或令再三而允所貴始末相應也
弼又上奏曰臣於今月十四日因具劄子奏欲上表請
陛下聽樂復膳還御正寢因進愚慮乞陛下未以今日
感應爲喜而當以累年災變爲懼益脩聖德以答天意
十五日晚夜漏上後伏蒙陛下特賜内降一封親灑宸
翰密布淵旨捧讀之次驚喜交極其略曰置之枕席銘
諸肺腑終老是戒夫狂瞽之見何足當聖意如此之厚
昔漢文帝集上書囊爲殿帷唐明皇寫無逸圖置於内

殿憲宗以自古君臣善惡事迹畫於屛風施諸便殿臣
校之今日陛下過於三主遠甚何也上書囊乃天下議
論所貯無逸篇乃周公之辭屛風畫君臣事迹迺古先
衆戒所聚今陛下只以臣一妄庸人所說而遽巳置之
枕席是所謂市骨始隗之意若果有真賢出而爲朝廷
謀謨天下之事則陛下待之將如何耶臣故曰陛下過
三主遠甚者以此也又曰更願允不替今日之志則天
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此臣尤所惕懼戰汗達旦不

寐終日不食臣本何人徒荷陛下誤聽付以大柄臣前在政府氣壯志鋭尚何所補今者且病氣志凋耗陛下復何望焉然臣不敢不勉惟曰力疾少副陛下所以用之之意第恐才業空踈尚不驅逐目前之務況營致治乎又況弭天災立太平乎惟是圖報之心死而後已豈有替於今日哉然臣向者已嘗爲陛下粗陳其一二臣只能舉朝廷得失告諸陛下而止矣必欲變禍爲福反災爲祥須在陛下信納主張而力行修至德而盡至誠

則方能感動天地招來善應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又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陛下上事天下安民修至德推至誠此皆必然日行之事不可斯須而離也離之則弭天災致太平也遠矣又不止於遠董仲舒所謂天出災害而不知省出怪異而不知變傷敗迺至者臣恐必將有焉更望陛下憂勤厲翼夙夜不懈皇天鑒于上生民應於下則陛下可眞枕而卧垂衣而治矣犬馬之懇筆舌難盡

八年弼為使相致仕應詔論彗星疏曰臣伏念向緣衰疾加之年已及格不能奔走職事遂求致政伏蒙聖慈俯從愚懇退處衡茅之下杜門自守屏絶私務朝夕待盡而已近日忽聞特宣大赦出於非常又聞别降手詔許中外臣寮直言朝政闕失洛城士庶歡呼鼓舞喧于道路聲徹幽遠推是而往則天下之人無不感動矣臣伏覽赦詔二文始以彗星東出昭示譴告陛下仰觀天變恐懼疚懷濬發德音恩霈寰海臣固知一出聖斷必

無左右之助也臣再詳陛下手詔乃陛下親筆非學士所作以至比年災異如山摧地震旱蝗之類前後包括一一歸咎於已辭旨哀痛深切明白忠義之士讀之莫不感泣而又避正殿減常膳設齋醮屏侍御前代帝王禳災弭患責躬罪已之法陛下盡行之矣所以上天降鑒知陛下發於至誠故星變不旋踵而滅臣溫衣飽食坐享安佚災禍之至殊無干及一見聖詔驟發即日感動天地譴異消伏速如影響臣尚能踴躍欣蹈不知紀

極彼天下之人身被災害家罹荼毒流落破散不能相保者其爲懽喜感戴當何如也人心既喜和氣充塞則天意不得不早回天災不得不遄息此理固然也臣竊知去年久旱陛下曽降手詔許臣寮上封論事人方喜悦日俟朝廷施設而不知何人者上累聖德遽成反汗於是天下大失所望臣近於三月中仰荅聖問略曽引及今天變益大詔命益切陛下萬必不復蹈前車之誤况云朝政闕失朕將虚心以改此足見聖意畏天愛民

其已至矣然臣竊聞外議皆云天下弊病甚衆官家多應不知人人咸願條列達于天聽冀幸有所剗革邇已大發聖詔許其開陳忠憤者必能不避誅戮仰竭肝膽悉以上聞也臣願陛下盡取羣奏不遺疏賤萬機之暇一一親閱擇其衆説所合者斷在不惑力賜施行踐虚心以改之辭應天文尤大之變使澤及普率急若置郵則人心悦天道順天人相應立致和平國家享無疆之休者正在此時也豈復有災眚出見而上駭聖慮哉萬

一姦詐互入宸聽少惑俾夫忠告爲妄説恩詔爲空文利澤不出於上人心復愁於下則天將曰是以虚辭答我迄無實效必回今日之喜爲異日之怒災變之作當又甚於前日之彗者矣但以近事證之此乃必然之理非臣輒敢狂率也惟望陛下深賜裁察爲宗廟社稷生靈計不勝天下大幸

弼又上奏曰臣未致仕前雖有舊病筋力粗可驅策尚不能從官今致仕已數年衰老益甚退伏草野未嘗與

人相接榮辱禍福都不干預而輒敢以狂瞽之說妄陳天聽者實見陛下仰觀星變恐懼修省若不自容也又聞天下生民窮困已甚無所伸訴恐成嘯聚為腹心之患也亦慮手詔或致中廢天譴未息則後來別生災害也臣所以不顧身之老病而彊作此奏庶幾有所補助而報陛下大恩之萬一也緣臣閑居終日與野老相見民間弊病盈塞耳目皆是實事然所說者尚未盡一二伏乞聖慈略賜省鑒而少留聖意焉臣又輒敢煩陛下

親閲羣奏者若委臣寮置局必恐不能上體聖意憂勞之切羣奏中利害有所不盡亦恐所委臣寮更存顧望尚或隱蔽或陳巧說妄有沮難則誤聖君畏天愛民不吝改悔之意也臣固無他腸所憂者如此惟望陛下特賜矜察幸甚

熈寧二年右正言供諫職孫覺上奏曰臣竊見朝廷自今歳以來四方有年大河北流二邊不警上下驩焉相慶以為陛下側躬修德任賢去邪興滯補弊於萬事之

先故上天報之以德而動如聖意發祥薦祉皇子挺生此固宗社無窮之休朝廷莫大之福然臣竊聞楚莊王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余歟此能求過於天安不忘危故能成霸功臣觀朝廷之上未可謂皆賢四方幽隱未可謂無事號令施爲未可謂盡當西北二陲未可謂受賜鰥寡孤獨未可謂有養陛下中天地而立盡有四海之廣治教政刑粗畧如此天之報貺乃如極治之時此豈所謂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歟

人情既爾天意亦猶是耶恐謟諛之人進容悦之論淺聞之士伐太平之功陛下如信而矜之則臣憂天幸不可以爲常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也伏願陛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日新盛德而勤儉過於平時損宴遊畣浮費不迩聲色不殖貨利若楚莊無災以爲戒懼垂法後嗣傳之無窮則華夷蠻貊草木昆蟲莫不幸甚

昭文相曾公亮上奏曰臣准降到建州崇安縣草澤楊

緯進狀稱今年三月所居之西空中有黃龍蜿蜒於晦冥之間於其下獲一瑞木厥狀猶龍至七月風雨晦冥如初復有飛龍騰驤見木龍之尾翼連足在焉畫到圖一面乞宣取奉聖旨可指揮福建轉運使令指揮建州於楊緯本家取索上件所陳木龍看驗若實非偽造如所圖樣即差齎擎赴闕進呈并圖樣降下臣等竊詳南方山木偶類鳥獸狀者頗多不足以異伏覩真宗至道三年詔書節文以刑清俗阜爲嘉祥以歲稔時和爲上

瑞至於毛羽表異草木效靈豈涼德之所堪亦前聖之不取諸州今後不得以珍禽竒獸及諸瑞物等來獻又覩仁宗慶歷四年詔曰諸珍禽竒獸及諸瑞物等不得以進獻臣等欲望踐行累詔更不宣取

知華州吕大防上奏曰臣今月某日中使馮宗道至伏奉聖旨令臣照管山摧處見存人户以次存恤施行次第聞奏訖臣累日以來伏思聖慮深遠憂及遠民以致疲病矜寡皆有恩意雖堯舜用心宜不過此然臣之愚

忠有私憂者三過計者一輒敢條列如左

一山變之地當谷起嶺山高者五十餘步臣謹按十月之詩曰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水之爲患至於懷襄而山之傾摧固亦其理然詩人猶以爲大變哀其時人不懲其禍今不震電而驚不因水而摧不圮於其下而徙之於遠岸之高者不止於爲谷谷之深者不止於爲陵方之詩人所紀

尤爲奇怪唐世亦有新豐赤水山阜移涌之變方武氏僭亂固不足論方今聖治日新厲精庶政災沴之作尤爲可駭此臣所憂者一也

一山變之地有大石自立高四丈周一百七十餘尺臣謹按漢昭帝時泰山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說者以爲石陰類小人特起之象觀今之變則過於前史所載此臣所以私憂者二也

一數年以來人情洶洶皆言有陽九之會臣謹按班

固歴志所述經歳四千五百六十災歳五十七推數者取以爲據臣以爲天命難知孔子罕言固非衆人之所能知然閭巷之民無所忌憚竊語相傳謂之必有竊恐姦猾小人乘此天地之變人情不安之際狂圖妄作儌倖萬一此臣之所私憂者三也

一三路京東人情豪悍寂宜防備臣伏覩三路縁邊則有城池兵械作可恃之具至於内地州郡守具

素隨將帥之臣未至選擇三路京東守臣密付方畧以備不虞爲名令葺治城池講葺守備其州縣政事但涉撓動人情者一切緩之以待他日庶使姦猾好亂之人無所窺其隙萬一如有緩急亦吾有以待其變矣此臣之所過計者四也

右謹具如前臣伏聞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先王之所以興也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後王之所以壞也太戊有桑楮之祥其書曰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贊

于伊陟作伊陟原命高宗有雊雉之異其書曰惟先格
王正厥事桑楮共生飛鳥之集未為大異然君臣相勸
戒至於數四原天命修政事以應之豈古明王祗畏之
道當如此乎伏惟聖神昭鑒洞察古今不待瞽狂之言
乃極事理之要惟乞仰承天威俯酌時變為社稷至計
天下幸甚
七年司馬光應詔言朝政闕失狀曰右臣准西京牒准
三月三十日詔敕朕涉道日淺晻于致治政失厥中以

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春旱暵爲虐四海之内被災者廣閤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責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大命近止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何嘉氣之久不效也應中外文武臣寮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三事大夫務悉心交儆成朕志焉臣伏讀詔書

喜極以泣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陛下以四事求諫聖人所爲異世同符凡詔書所言皆即日之深患陛下既知之羣臣夫復何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陛下誠知其如是復能斷志無疑不爲左右所移則安知今日之災沴不如大戊之桑穀高宗之雊雉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旱魃更爲宗廟生民之福乎然自詔下以來臣不知中外之臣亦有以當今之急務生民之疾苦力爲陛下別白言之者乎蓋必有之矣

而臣未得聞也臣竊不自揆伏念父子受國厚恩備位侍從纍在朝廷屢以狂瞽塵涜聖聰間以衰疾自求閒官不敢復預國家之議四年於兹矣幸遇陛下發不世之詔問以朝政闕失斯實千載一時古人雖在畎畆猶不忘君况居位食禄者乎是以不敢畏當塗避衆怒愛微軀保妻子心知時事之可憂而塞嘿不言也竊觀陛下英睿之性希世少倫即位以來鋭精求治恥爲繼體守文之常主高欲慕堯舜之隆下不失漢唐之盛擢俊

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不聽計無不從所譽者超遷所
毀者斥退垂衣拱手聽其所為推心置腹人莫能閒雖
齊桓公之任管仲蜀先主之任諸葛亮殆不及也執政
者亦委心竭力以副陛下之欲耻為碌碌守法循故事
之臣每以周公自任是宜百度交正四民豐樂頌聲旁
洽嘉瑞沓至乃其效也然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
業怨憤之聲所不忍聞災異之大古今罕比其故何哉
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陛下者未得其道歟所謂未得

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巳而惡人異巳是也陛下既全以威福之柄授之使之制作新法以利天下是宜與衆共之捨短取長以求盡善而獨任巳意惡人攻難羣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人之情誰肯棄福而取禍去榮而就辱於是天下之士躁於富貴者翕然附之爭勸陛下益加委信順從其言嚴斷刑罰以絶異議如是者往往立取美官比年以來中外執事權者皆此屬矣其懷忠直守廉耻者皆擯斥廢棄或

原書卷次訛誤

罹罪譴無所容立至於臺諫之官天子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糾大臣之專恣此陛下所當自擇而亦使執政擇之彼專用其所親愛之人或小有違忤即加貶逐以懲後來必得佞諛之尤者然後使爲之如是則政事之愆謬羣臣之姦詐下民之疾苦遠方之寃抑陛下何從得聞見之乎又奉使詢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人皆先禀其意指憑其氣勢以驅廹州縣之吏善惡繫其筆端升黜由其脣吻州縣之吏承迎奉順之不

贍何暇與之講利害立同異哉其入奏則云州縣守宰咸以為便經久可行陛下但見其文書粲然可觀以謂法之至善詢謀僉同豈知其在外之所為哉或者更增為條目務求新巧互陳利病各事改張使畫一之法日殊月異久而不定吏民莫知所從蓋由襲故則無功出奇則有賞彼皆進身之私計非有益國便民之言也又令使者督責所在監司監司督責州縣上下相驅競為苛刻奉行新法稍不盡力則謂之非才不職及沮壞新

法立行停替或未孰新法誤有違犯皆不理赦降去官
與犯贓者罪同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吏唯奉行文
書救免罪戾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矣又潛遣邏卒聽
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又出牓立賞募人告捕誹
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聖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昔堯
稽于衆舍己從人舜戒羣臣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
後言此其所以爲帝王稱首者也秦惡聞其過殺直諫
之士禁偶語之人及其禍敗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已獨

不知此所以為萬世戒者也子産相鄭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請毁之子産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毁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何令之執政異於古之執政乎齊景公謂梁丘據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和如羮焉水火

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今朝廷之臣對揚啓沃亦有異於梁丘據者乎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

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贊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在民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今執政主新法羣下同聲賢之有以異於衛國之

政乎是以士大夫憤懣鬱結視屋竊歎而口不敢言庶人饑寒憔悴怨嗟號泣而無所控告此則陛下所謂忠諆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也茍忠讜退伏阿諛滿側而望百度之正四民之樂頌聲之洽嘉瑞之臻固亦難矣方今朝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實無所得二曰免上户之役斂下户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

少失多五曰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瑣米鹽之事皆不足爲陛下道也捨其大而言其細捨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之迹内懷附會之心是姦邪之尤者臣不敢爲也凡此六者之爲害人無貴賤愚智莫不知之乃至陛下左右前後之臣日譽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欲希合聖心附會執政盜貴富耳一旦陛下之意移則彼之所言亦異矣臣今不敢復費簡札叙利害以

煩聖聽但願陛下勿詢阿諛之黨勿徇權臣之意斷志罷之必有能爲陛下言其詳者矣此六者之中青苗免役錢爲害尤大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也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不得私爲也自未行新法之時民間之錢固已少矣富商大賈藏鏹者或有之彼農民之富者不過占田稍廣積穀稍多室屋修完耕牛不假而已未嘗有積錢巨萬於家者也其貧者藍縷不蔽形糟糠不充腹秋指夏熟夏望秋成或爲

人耕種資采拾以爲生亦有未嘗識錢者矣是以古之用民各因其所有而取之農民之役不過出力稅不過穀帛及唐末兵興始有稅錢者故白居易譏之曰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言責民以所無也今有司爲法則不然無問市井田野之民由中及外自朝至暮唯錢是求農民值豐歲賤糶其所收之穀以輸官比常歲之價或三分減二於斗斛之數或十分加二以求售於人若值凶年無穀可糴吏責其錢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

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牛則家家賣牛無由可售不免伐桑棗撤屋材賣其薪或殺牛賣其肉得錢以輸官一年如此明年將何以爲生乎故自行新法以來農民尤被其患農者天下之本農既失業餘民安所取食哉今貨益重物益輕年雖饑穀不甚貴而民倍困爲國計者豈可不少思其故哉此皆斂錢之咎也比盡塞表東被海淮南踰江淮西及卬蜀自去歲秋冬絶少雨雪井泉溪澗往往涸竭二麥無收民已絶望孟夏過半秋種

未入中户以下大抵乏食採木實草根以延朝夕若又如是數月將如何哉當此之際而州縣之吏督迫青苗助役錢不敢少緩鞭笞縲紲唯恐不逮婦子皇皇如在湯火之中號泣呼天無復生望臣恐鳥窮則啄獸窮則攫民困窮已極而無人救恤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為盜賊將何之矣若東西南北所在嘯聚連羣結黨日滋月蔓彌漫山澤蹈藉城邑州縣不能禁官軍不能討當是時方議除去新法將奚益哉綠林赤眉黃巾黑

山之徒自何而有皆疲於賦斂復值饑饉窮困無聊之民耳此乃宗廟社稷之憂而廟堂之上方晏然自得以爲太平之業八九已成此臣所爲痛心疾首晝則忘食夜則忘寢不避死亡欲默不能者也易復之初六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言過而能改雖悔不大也其上九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言迷而不復凶且有災於君道尤不利也昔秦穆公敗於殽作秦誓曰唯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

唯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蓋悔棄老成之遠慮用利口之淺謀以取覆敗而思補其過也故能終雪前恥彊霸西戎漢武帝征伐四夷中國虛耗賊盜羣起及喪貳師之軍乃下哀痛之詔曰迺者以縛馬書徧示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公車方士太史太卜皆以為吉今計謀卦兆皆反謬蓋始蔽公卿方士之諂諛對不以誠致誤國事有悔于心也故禁苛暴止

擅賦力本農天下復安自國家行新法以來天下之人心祈口禱唯冀陛下之覺悟而拯救其失以蘇疲民如望上天之膏澤日復一日以至于今及今改之猶可救也過是則民力屈竭一旦渙然離散乃始勞心安集豈不難哉竊觀陛下詔書寅畏天災深自咎責丁寧懇惻以求至言是陛下已知前日之失而欲有所改爲也若徒著之空文而於新法無所變更是猶臨川羨魚之爛而益薪不已將何補哉陛下誠能垂日月之明奮乾剛

之斷放逺阿諛勿使壅蔽自擇忠讜爲臺諫官收還威福之柄悉從已出詔天下青苗錢勿復散其見在民間逋欠者計從初官本分作數年催納更不收利息其免役錢盡除放差役並依舊法罷市易務其所積貨物依元買價出賣所欠官錢亦除利催本罷拓土闢境之兵先阜安中國然後征伐四夷罷保甲教閱使力田服穡所興修水利委州縣相度凡利少害多者悉罷之如此則中外讙呼上下感悦和氣薫蒸雨必霑洽矣彼阿諛

之人附會執政者皆縁新法以得富貴若陛下以爲非而捨之彼如魚之失水必力爭固執而不肯移願陛下勿問之也臣竊聞陛下以旱暵之故避殿撤膳其焦勞至矣而民終不預其澤不若罷此六者立有溥博之德及於四海也又聞京師近雖獲雨而畿甸之外旱氣如故王者以四海爲家無有遠近皆陛下之赤子願陛下雖徇羣臣之請御正殿復常膳猶應兢兢業業憂勞四方不遽自寛以爲無復災也又諸州縣奏雨往往止欲

解陛下之焦勞一寸則云三寸三寸則云一尺多不以其實不可不察也又聞青苗之法災傷及分則倚閣其間官吏不仁者至有抑遏百姓止放四分以下税此尤可罪者也臣在冗散之地若朝廷小小得失臣固不敢預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法如此將爲朝廷深憂而陛下曾不知之又今年以來臣衰疾寖增恐萬一溘先朝露賫懐忠不盡之情長抱恨於黄泉是以冒死一爲陛下言之儻陛下猶棄忽而不之信此則天也臣不敢復

言矣干冒宸扆臣無任懇切惶懼之至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二